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九

宋　歐陽修　撰

集古録跋尾六

唐八都壇實録 歲月見本文

右八都壇實録撰人名元質不見其姓又不著書人名氏其字畫亦可愛碑首題云大唐八都壇神君之實録其文云都望八山之始壇也此地名山封龍之類有八

因壇立廟遂為號焉封龍山在今鎮州其八七山不見其名又云漢光和中有碑而今亡此碑垂拱三年立右集本

唐魏載墓誌銘歲月見本文

右魏載墓誌銘其序云祖徵謚曰文貞父叔玉光祿卿載以弘文生對策高甲授太常寺奉禮郎以疾謝職尋調懷州司兵參軍屬惟集本作維下同揚詭道不戢斯焚譴及宗姻旋加此累以垂拱三年終於嶺外春秋三十有二

所謂惟楊詭道者乃徐敬業起兵於揚州誅武后不克也時敬業以前盩厔尉魏思温為軍師集本作帥所謂譴及宗姻者疑敬業敗載坐思温竄死嶺南耳今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鄭公諸房都無思温及載而叔玉但著一子膺為秘書丞豈載以官卑貶死無後而歿不見耶載死不幸而家譜不錄史官不書八字集本作家譜史官不録非事載斯誌而誌録於余其遂泯滅於無聞乎治平元年四月廿三日書右真蹟

唐乙速孤神慶碑 載初元年

右乙速孤神慶碑弘文館學士苗神客撰神慶唐初仕三衛高宗時為太子右虞侯副率以卒乙速孤氏在唐無顯人惟以其姓見於當時者神慶一人而已元和姓纂但云代人隨魏南徙而已其敘神慶世次又多闕謬而此碑所載頗詳云其先王氏太原人有闕文代祖顯為後魏驃騎大將軍賜姓乙速孤氏遂為京兆醴泉人曾祖貴隋河州刺史和仁郡公祖安隋益州都督父晟唐

驃騎將軍乙速孤氏世無可稱而其姓出夷狄莫究其詳惟見於此碑者以補姓纂之畧以備考求故特録之

右集本

唐薛仁貴碑天寶二年

右薛仁貴碑苗神客撰云公諱禮字仁貴河東汾陰人也唐書列傳云仁貴絳州龍門人又不云名禮余家集録薛氏碑尤多據仁貴子楚玉碑亦云父仁貴爾仁貴為唐名將當時甚顯著往往見於他書未嘗有云薛禮

者仁貴本田家子奮身行陣其僅知姓名爾其曰名禮字仁貴者疑後世文士或其子孫為增之也列傳又載仁貴降九姓事云軍中為之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仁貴卒於永淳中碑以天寶中建不載漢關之歌不應遺略疑時未有此歌五字集本作當時無此歌亦為後人所增爾治平元年端午日書右真蹟

唐尹氏闕文歲月見本文

右尹氏闕文在襄州題云唐孝子尹仁恕闕萬歲通天

二年旌表萬歲通天則天之年號也可謂昏亂之世矣然尹氏猶見旌表孔子以為忠信可行於蠻貊信矣孝悌見尊於昏亂也

唐尹孝子旌表文 歲月闕

唐之致治之意深矣嗚呼不得而見矣此碑尤可惜也

右集本

唐孝子張常洧旌表碣 貞觀五年 誤雕在此

右唐孝子張常洧旌表碣文字磨滅僅可見其髣髴蓋

孝悌之為名人之所甚慕而旌表非為一世勸也故特録之者惜其將遂不見於後世也其文辭筆畫亦自可嘉然不專取乎此也右集本

唐渭南令李君碑聖歷元年

右鴻州渭南縣令李君清德碑馬吉甫撰按唐書則天天授二年析雍州之渭南慶山置鴻門縣遂以慶山鴻門渭南高陵櫟陽置鴻州大足二年廢治平二年正月十四日書右真蹟

同前

右渭南令李君碑其首題云大周鴻州渭南縣按新唐書則天天授二年析雍州之渭南慶山置鴻門縣遂以渭南慶山鴻門高陵以置鴻州大足二年州廢矣右集本

唐流杯亭侍宴詩歲月見本文

右流杯亭侍宴詩者唐武后久視元年幸臨汝湯留宴羣臣應制詩也李嶠序殷仲容書開元十年汝水壞亭碑遂沉廢至貞元中刺史陸長源以為嶠之文仲容之

書絕代之寶也乃復立碑造亭又自為記刻其碑陰武氏亂唐毒流天下其遺蹟宜為唐人所棄而長源當時號稱賢者乃獨區區於此何哉然余今又錄之蓋亦以仲容之書為惜是以君子患乎多愛右真蹟

同前

右流杯亭侍宴詩者唐武后久視元年幸汝州温湯群臣應制詩也李嶠序殷仲容書開元中汝水壞其碑亭碑亦沉沒貞元中陸長源為刺史以為嶠序仲容書絕

代之寶也乃為之造亭立碑自記其事於碑陰武氏亂唐毒流天下其遺跡宜為唐人所棄而長源當時賢者區區於此何哉然余今又錄之者特以仲容書爾是以君子患乎多愛 右集本

唐司刑寺大脚跡勅 長安二年

右司刑寺大脚跡并碑銘二闍朝隱撰附詩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蓋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

以為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為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間果何為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録録之者所以有集本無此字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

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

嘉祐八年重陽後一日書 右眞蹟

唐韓覃幽林詩 武后時

右幽林詩廬山林藪人韓覃撰余為西京留守推官時因遊嵩山得此詩愛其辭翰皆不俗後十餘年始集古金石之文發篋得之不勝其喜余在洛陽凡再登嵩嶽其始往也與 集本作以 梅聖俞楊子聰俱其再往也與謝希深尹師魯王幾道楊子聰俱當發篋見此詩以入集時

謝希深楊子聰已死其後師魯幾道聖俞相繼皆死蓋

遊嵩在天聖十年是歲改元明道余時年二十六距今

嘉祐八年蓋三十一年矣遊嵩六人獨余在爾感物追

往不勝二字集本作可為愴然六月旬休日書右真蹟

唐武盡禮寧昭寺鐘銘景龍三年

右武盡禮筆法精勁當時宜自名家而唐人未有稱之

見於文字者豈其工書如盡禮者往往皆是特今人罕

及爾余每得唐人書未嘗不歎今人之廢學也右真蹟

唐韋維善政論 先天元年

右韋維善政論著作郎楊齊哲撰維先天中為坊州刺史齊哲所撰其實德政碑也特異其名爾余嘗患文士不能有所發明以警未悟而好為新奇以自異欲以怪而取名如元結之徒是也至於樊宗師遂不勝其弊矣如齊哲之文初無高致第易碑銘為論贊爾 右集本

唐令長新戒 開元中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矣玄宗嘗自擇縣令一百

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為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為貴也玄宗自除内難遂致集本作至太平世徒以為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為政知本末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内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陽

嘉祐八年六月十日書右真蹟

唐華陽頌天寳九年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為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為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

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為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右集本

唐有道先生葉公碑開元五年

右有道先生葉公碑李邕撰并書余集古所錄李邕書頗多最後得此碑於蔡君謨君謨善論書為余言邕之所書此為最佳也右真蹟

唐李邕嵩嶽寺碑開元二十七年

右嵩嶽寺碑唐淄州刺史李邕撰胡英書英之書世所重也其文云寺後魏孝明帝之離宮初名閑居寺仁壽二年改為嵩嶽寺也右集本

唐李邕端州石室記 開元十五年

右端州石室記唐李邕撰不著書人名字考其筆蹟似張庭珪書疑庭珪所書也 右集本

唐獨孤府君碑 歲月闕

右獨孤府君碑李邕撰蕭誠書誠書世多有而此尤佳碑在峴山亭下余自夷陵徙乾德令嘗登峴山讀此碑碑為四面而一面字完令人家所傳祇有一面而余所得有二面故其一面頗有訛缺也府君諱冊字伯謀河

南人也其文不完故不見其終始右集本

同前 歳月闕

右碑在峴山亭下余自夷陵徙乾德令嘗登峴山讀此碑碑為四面而一面字完人家多有之而余所得益二面也故其一面頗有訛缺也蕭誠書世數數有之而此尤佳也 右真蹟

唐裴大智碑 開元二十九年

右裴大智碑李邕撰蕭誠書誠以書知名當時今碑刻

傳於世者頗少余集録所得纔數本爾以余之博采而得者止此故知其不多也然字畫筆法多不同疑模刻之有工拙惟此碑及獨孤冊碑字體同而最佳冊碑在襄陽而不完可惜也二碑皆李邕撰而誠書集本有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右真蹟

唐張嘉貞碑開元二十六年

右張嘉貞碑李邕撰蔡有鄰立書集本有按字李絳論事集言吐突承璀欲於安國寺為憲宗立紀聖德碑乃先立

碑建樓請學士撰文絳疏論以為不可憲宗遽命以牛百頭拽碑倒蓋未撰文而先立碑建樓此碑有鄭又三字集本作文云立書亦應先立石矣今人立碑須鐫刻成文然後建立蓋今昔所為不同各從其便爾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右真蹟已上六碑類李邕所撰不以歲月為序

唐郭知運碑銘 開元十年

右郭知運碑銘蘇頲撰其書知運子四人皆有次第曰英傑英奇英協英彥而張說亦為集本有郭字知運撰碑其

書知運子與顒集本有此碑二字正同而唐書知運傳書其子二人而無英奇英協英彦但云二子英傑英乂而已十八字集本作英傑英乂而無英奇英協英彦而蘇張三碑又無英乂英奇等三子在唐不顯史家一作官闕畧容或有之英乂嘗為西川節度集本有使字其事甚著史官不應失集本作差其世家而集本有蘇張二字二公作銘在鄭知運卒後不遠亦不應闕其子孫莫可究其孰失也姑志集本作誌之以俟知者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右真蹟

唐御史臺精舍記 開元十一年

右御史臺精舍記崔湜撰梁昇卿書讀其文則湜於佛可謂極篤信者矣唐書列傳云桓彥範等當國畏武三思使湜陰伺其姦而三思恩寵日盛湜反以彥範等計告之遂勸三思速殺彥範等以絶人望因薦其外兄周利正以害彥範等又云湜貶襄州刺史以譙王事當死賴劉幽求張說救護得免後為宰相陷幽求嶺表諷周利正殺之不果又與太平公主逐張說其餘傾邪險惡

不可勝紀世言佛之徒能以禍福怖小人使不為惡又為虛語矣以斯記之言驗湜所為可知也故錄之於此其碑首題名多知名士小字頗佳可愛也治平元年三月九日書右真蹟

唐西嶽大洞張尊師碑開元十四年

右西嶽大洞張尊師碑王延齡撰李慈書尊師名敬忠其事迹余無所取所錄者以慈書爾慈之書體兼虞褚而遒麗可喜然不知為何人以其書當時未必不見稱

於世葢唐人善書者多遂不得獨擅既又無他可稱遂至泯然於後世以余集錄之博慈所書碑祇得此爾尤為可惜也治平元年七月廿日書右真蹟

唐景陽井銘 開元二十一年

右景陽樓下井銘不著撰人名氏述隋滅陳叔寶與張麗華等投井事其後有銘以為集本作著戒又有唐江寧縣丞王震井記云井在興嚴寺其石檻銘有序稱余者晉王廣也其文字皆磨滅僅可識其十一二叔寶事前集本

史書之其詳不必見於此然錄之以見煬帝躬自無此字滅陳目見叔寶事又嘗自銘以為戒如此及身為淫亂則又過之豈所謂下愚之不移者哉今其銘文隱隱尚可讀處有云前車已傾負乘將沒者又可歎也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右真蹟

唐華嶽題名歲月見本文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三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集本有十字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

人集本有錄為十卷四字　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寮屬相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集本有歲在二字　丙午集本作子　是歲天子集本有躬字　耕籍田肆大赦郡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葢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集本有歲在二字　乙未廢帝簒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塘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鴈門廢帝自焚於洛陽而晉

高祖入立盇二字集本作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叅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剥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五集本作有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録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右真蹟

唐石臺道德經歲月見本文

右老子道德經唐玄宗注開元二十三年道門威儀司

馬秀等請於兩京及天下應脩官齋等州皆立石臺刊勒其經文御書其注皆諸王所書此本在懷州右集本

唐羣臣請立道德經臺奏答歲月見本文

右羣臣請立道德經臺奏答并書注諸王列名附唐玄宗諸子三十人其一是為肅宗其七不及得封而早夭唐書列傳所載二十二人以注經列名於此者十八人按集本有明皇既書道德經七字道士尹愔奏請懷州依京樣摹勒石臺乃開元二十五年也皇太子瑛以二十五年廢二十

六年始立忠王璵為皇太子二十七年始更名紹則當書注時不得有皇太子紹也信王珵義王玭豐王珙陳王珪涼王璿汴王璥皆以二十一年封當書注時皆年尚幼集本有疑字未能書而集本作又今經注字皆一體疑非諸王所書而後人追寓其名爾舊唐書以信王珵為瑝濟王環為瓌壽王瑁為瑁瑁名集本有别字見於武惠妃碑為瑁與此同當為瑁也集本無也字有不疑而二字此碑列名既可疑則環瑝二名未知孰是也嘉祐八年癸卯九月十日書

唐陜州盧奐廳事讃 開元二十四年

右盧奐廳事讃唐玄宗撰并書奐為陜州刺史玄宗行幸過陜州書其廳壁而刻之 右集本

唐鶺鴒頌 歲月闕

當皇祐至和之間余在廣陵有勅使王元吉者以唐明皇自書鶺鴒頌本示余把玩久之後二十年獲此石本於國子博士楊褒又三年來守青州始知刻石在故相

沂公宅熙寧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書右集本

唐玄宗謁玄元廟詩歲月闕

右謁玄元廟詩唐玄宗撰并書余嘗見世有玄宗所書鶺鴒頌與此字法正同碑在北邙山上洛陽人謂之老君廟也右集本

唐裴光庭碑歲月見本文

右裴光庭碑張九齡撰玄宗御書按唐書列傳云光庭素與蕭嵩不平及卒博士孫琬希嵩意以其用循資格

非奬勸之誼謚曰克平帝聞特賜謚曰忠憲今碑及題額皆為忠獻傳云撰搖集本作瑤山往則而碑云往記光庭以開元二十一年薨二十四年建此碑玄宗自書不應誤皆當以碑為是集本有也字治平元年三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唐萬回神迹記碑開元二十五年

右萬回集本有神迹記三字碑徐彦伯撰其事固已集本作可怪矣玄宗英偉之主彦伯當時名臣也而君臣相與尊寵稱述

之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世傳道士罵老子云佛以神怪禍福恐動世人俾皆信嚮集本有僧尼得享豐饒七字而爾徒二字集本作喜老於高談清淨遂使我曹寂寞此雖鄙語有足采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安公美政頌開元二十九年

右安公美政頌房璘妻高氏書安公者名庭堅其事蹟非奇而文辭亦匪佳作惟其筆畫遒麗不類婦人所書余所集本無此字集錄亦已博矣而婦人之筆二字集本作筆畫著

於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然余嘗與蔡君謨論書以為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廢（集本作甚）於今余之所錄如于頔高駢下至（集本有楷書手三字）陳游瓌等書皆有益（集本有唐之二字）武夫悍將暨楷書手輩字皆可愛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蓋忽不為爾唐人書見於今而名不知於當時者如張師丘繆師愈之類蓋（集本有又字）不可勝數也非余錄之則將遂泯然於後世矣余於集古不為無益也夫治平元年正月十三日書（右真

蹟

唐石壁寺鐵彌勒像頌 開元二十九年

右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者集本有林諤撰三字叅軍房璘妻高氏書余所集録古文自周秦以下訖於顯德凡為千卷唐居其十七八其名臣顯達下至山林幽隱之士所書莫不皆有而婦人之書惟此高氏一人爾然其所書刻石存於今者惟此頌與安公美政頌爾二碑筆畫字體遠不相類殆非一人之書疑摹刻不同亦

不應相遠如此又疑好事者寓名以為奇也識者當為辨之治平元年端午日書 右真蹟

唐郎官石記 歲月闕

右唐右司員外郎陳九言撰張旭書旭以草書知名此字真楷可愛記云自開元二十九年已後郎官姓名列于次而此本止其序爾 右集本

唐開元聖像碑 天寶元年

右開元聖像碑陳知温書唐開元之治盛矣至於天寶

而溢焉方其盛時人主意氣之驕超然遂欲追真僊於雲表其夢寐恍忽(集本作惚)云有見焉者雖是非真僞難明於杳靄亦其注心於物精神會通(集本作通會)志苟至焉無不獲也唐書著(集本作紀)玄宗事至於神仙道家頗(集本作類)不詳悉而此碑所(集本無此字)載夢真容事最備故特録之以見其(集本作當時)君臣吁俞相與言語者止於如(集本無此字)此俾覽者得以迹其盛衰治亂云(右真蹟)

唐大照禪師碑(歳月見本文)

右大照禪師碑唐吏部員外郎盧僎撰伊闕縣尉集賢院待制兼校理史惟則書碑天寶元年立唐世分書名家者四人而已韓擇木李潮蔡有鄰及惟則也右集本

唐舞陽侯祠堂碑歲月見本文

右舞陽侯祠堂碑唐王利器撰史惟則八分徐浩篆額天寶二年縣令張紫陽修樊噲廟文及書篆皆可愛也右集本

唐崔潭龜詩天寶五年

右崔潭龜詩蔡有鄰書唐世以八分名家者四人韓擇木蔡有鄰李潮史惟則也韓史二家傳於世者多矣李潮僅有存者有鄰之書亦頗難得而小字尤佳若石經蔵讃崔潭龜詩與三代彜鼎銘何異 右真蹟

唐興唐寺石經蔵讃 開元中

右興唐寺石經蔵讃皆其作者自書而八分者數家惟蔡有鄰著其姓氏有鄰名重當時杜甫嘗稱之於詩其為苑咸所書小字與三代罍銘何異可謂實名相稱也

余家集錄有鄰書頗多皆不若此讃故尤寳之余初不識書因集古著錄所閱既多遂稍識之然則人其可不勉强於學也治平元年三月晦日書右真蹟

唐蔡有鄰盧舍那珉像碑開元十六年

右盧舍那珉像碑蔡有鄰書在定州唐世名能八分者四家韓擇木史惟則世傳頗多而李潮及十七字集本作韓擇木等四家為最而有鄰特為難得慶厯中余昭文韓集本作相公在定州為余得此本余所集錄自非衆君子共成之不能若

此之多也右真蹟

唐植栢頌天寶元年

唐世八分四家而已韓擇木史惟則之書見於世者頗多蔡有鄰甚難得而李潮僅有亦或作尒皆後人莫及也不惟筆法難工亦近時學者罕復專精如前輩也右集本

唐美原夫子廟碑天寶八年

右美原夫子廟碑縣令王岊字山甫撰并書碑不知在

何縣邑天寶時人字畫奇怪初無筆法而老逸不羈時有可愛故不忍棄之蓋書流之狂士也文字之學傳自三代以來其體隨時變易轉相祖習遂以名家亦惡有定耶至魏晉以後漸分真草而羲獻父子為一時所尚後世言書者非此二人集本有則字皆不為法其藝誠為精絶然謂必為法則初何所據所謂集本有此二字天下孰知夫正法哉邑書固自放於怪逸矣聊存之以備博覽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右真蹟

唐鄭預注多心經 天寶元年

右鄭預注多心經不著書人名氏疑預自書蓋開元天寶之間書體類此者數家如擣練石韓公井記洛祠志皆一體而皆不見名氏此經字體不減三記而注尤精勁益他處未嘗有故錄之而不忍棄刹釋氏之書因字而見錄者多矣余每著其所以錄之意覽者可以察也

治平元年夏至日大熱戲此以忘暑因書 右真蹟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至四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許溶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

宋 歐陽修 撰

集古録跋尾

唐開元金籙齋頌 天寶九年 衛包書撰

右開元金籙齋頌雖不著書人姓氏而字為古文實為包書也唐世華山碑刻為古文者皆包所書包以古文見稱當時甚盛葢古文世俗罕通徒見其字畫多奇而

不知其筆法非工也余以集録所見三代以來古字尤多遂識之爾 右集本

唐龍興七祖堂頌 天寶十年

右龍興寺七祖堂頌陳章甫撰胡霈然書霈然筆法雖未至而媚熟可喜今上黨佛寺畫壁有霈然所書多為流俗取去匣而藏之以為竒翫余數數於人家見之其墨蹟尤工非石刻比也 右真蹟

唐明禪師碑 天寶十年 鄭靈之撰徐浩書

秋暑困甚覽之醒然治平丙午孟饗致齋東閣書右真蹟

唐徐浩玄隱塔銘天寶十一年

右玄隱塔銘徐浩撰并書嗚呼物有幸不幸者視其所託與其所遭如何爾詩書遭秦不免煨燼而浮圖老子以託於字畫之善遂見珍藏余於集録屢誌此言蓋慮後世以余為惑於邪説者八字集本作之疑余也比見當世知名士方少壯時力排異説及老病畏死則歸心釋老反恨得之晚者往往如此也可勝歎哉右真蹟

唐顏真卿書東方朔畫賛天寶十三年

右東方朔畫賛晉夏侯湛撰唐顏真卿書賛在文選中今較選本二字不同而義無異也選本曰棄俗登仙而此云棄世選本曰神交造化而此云神友右集本

唐畫賛碑陰歲月見本文

右畫賛碑陰唐顏真卿撰并書湛賛開元八年德州刺史韓思復刻于廟天寶十三年真卿始別書之右集本

唐顏魯公題名歲月見本文

右靖居寺題名唐顔真卿題按唐書紀傳真卿當代宗時為檢校刑部尚書為宰相元載所惡坐論祭器不修為誹謗貶硤州員外别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為刑部尚書而此題名云永泰二年真卿以罪佐吉州與史不同據真卿湖州放生池碑隂所序云貶硤州旬餘再貶吉州葢真卿未嘗至硤遂貶吉而史氏但據初貶書于紀傳耳真卿大歷三年始移撫州當遊靖居時猶在吉也　右集本

同前

右魯公題名言五字集本作顏魯公華嶽靖居寺東西二林題名靖居寺在吉州據魯公言永泰二年真卿以罪貶佐吉州據舊二字集本作按唐書列傳云真卿代宗時為刑部尚書為宰相元載所惡貶硤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為刑部尚書不書其貶吉州也按真卿湖州放生池碑陰自叙云貶硤州旬餘再貶吉州葢真卿未嘗至硤遂貶吉州集本無此四字而史官闕漏但書其初貶爾嘉祐八年十月廿三日書右真蹟

唐顏真卿麻姑壇記大歴六年

右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為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仙之説釋老之為斯民患也深矣右集本

唐顏真卿小字麻姑壇記歲月闕

右小字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或疑非魯公書魯公喜書大字余家所藏顏氏碑最多未嘗有小字者惟干禄字書注最為小字而其體法與此記不同葢干禄之

注持重舒和而不局蹙此記道峻緊結尤為精集本無此字悍此所以或者疑之也余初亦頗以為惑及把翫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故聊誌之以釋疑者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右真蹟

唐中興頌大歷六年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顔真卿書書字尤奇偉而文辭古雅世多模以黄絹為圖障碑在永州磨崖石而刻之模打既多石亦殘缺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多是傳

摸補足非其真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史李建中家葢四十年前崖石真本也尤為難得爾右集本

又

右中興頌世傳顔氏書中興頌多矣然其崖石歲久剥裂故字多訛缺近時人家所有往往為好事者𡢃其剥缺以墨增補之多失其真余此本得自故西臺李建中家葢四十年前舊本最為真爾右真蹟

唐干禄字樣大歴九年

右干禄字樣别有模本文注完全可備檢用此本刻石殘缺處多直以魯公所書真本而録之爾魯公書刻石者多而絶少小字惟此注最小而筆力精勁可法尤宜愛惜而世俗多傳模本此以殘缺不傳獨余家藏之治平丙午九月二十九日書 右集本

唐干禄字樣模本 歲月見本文

右干禄字樣模本顔真卿書楊漢公模真卿所書乃大歴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缺漢公以謂一二工人

用為衣食之業故摹多而速損者非也葢公筆法為世楷模而字書辨正譌繆尤為學者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模多爾豈止工人為衣食業邪今世人所傳乃漢公模本而大歷真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顔公真蹟令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足以為寳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録二本並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模本之多失真也右集本

又

右顔魯公干禄字書乃大歴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缺葢由公筆法為世楷模而字書辨正偽繆尤為學者所資而當時盛傳於世爾漢公謂一二工人用為衣食之業者惜其傳模多而早損然豈止為工人為衣食業也今世人多傳漢公模本而大歴真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顔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尤足為寳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録二本並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模本之多失真也治平元年正月五日錫慶院

賜壽聖節宴歸書 右真蹟

唐歐陽琟碑 大歷十年

右歐陽琟碑顔真卿撰并書余自皇祐至和以來頗求歐陽氏之遺文以續家譜之闕既得顔魯公歐陽琟碑又得鄭真義歐陽諶墓銘以與家所傳舊譜及陳書元和姓纂諸書參較又問於吕學士夏卿夏卿世稱博學精於史傳因為余考正訛舛而家譜遂為定本然獨琟碑所失者四顔公書穆公封山陽郡公吕學士云陳無

山陽郡山陽今楚州是也當梁陳時自為南兖州而以連州為陽山郡然則陳書及舊譜皆云穆公封陽山公為是而顔公所失者一也舊譜皆云堅石子質南奔長沙顔公云自景達始南遷其所失者二也歐陽生自前漢以來諸史皆云字和伯而顔公獨云字伯和二字義雖不異然當從衆又顔氏獨異初無所據葢其繆爾其所失者三也元和姓纂及諶銘皆云脩約之子而顔公獨以為紇子其所失者四也雖之世次不應舛亂如此

蓋諡之卒葬在咸亨上元之間去率更未逺真義所誌宜得其實琟卒大歴中唐之士族遭天寶之亂失其譜繫者多顔公之失當時所傳如此不足怪也治平元年夏至日書銘闕其末數句不補右真蹟

唐杜濟神道碑大歴十二年

右杜濟神道碑顔真卿撰并書藝之至者如庖丁之刀輪扁之斵無不中也顔魯公之書刻於石者多矣而有精有粗雖他人皆莫可及然在其一家自有優劣余意

傳摸鐫刻之有工拙也而此碑字畫遒勁豈傳刻不失其真者皆若是歟碑已殘缺銓次不能成集本有其字文第錄其字法爾嘉祐八年中元假日書右真蹟

唐杜濟墓誌銘大歷十二年

右杜濟墓誌銘但云顏真卿撰而不云書然其筆法非魯公不能為也葢世頗以為非顏氏書更俟識者辨之

右真蹟

唐顏真卿射堂記大歷十二年

右射堂記顔真卿書魯公在湖州所書刻於石者余家集録多得之惟放生池碑字畫完好如干禄字書之類今已殘闕每為之歎惜若射堂記者最後得之今僕射相公筆法精妙為余稱顔氏書射堂記最佳遂以此本遺余以余家素所藏諸書較之惟張敬因碑與斯記為尤精勁惜其皆殘闕也右集本

唐張敬因碑大歷十四年

右張敬因碑顔真卿撰并書碑在許州臨潁縣民田中

慶歷初有知此碑者稍稍往模之民家患其踐田稼遂擊碎之余在滁陽聞而遣人往求之得其殘闕者為七段矣其文不可次第獨其名氏存焉曰君諱敬因南陽人也乃祖乃父曰澄曰運其字畫尤竒甚可惜也右集本

又

右魯公之碑世所竒重此尤可珍賞也廬陵歐陽修書

右續添

唐顔勤禮神道碑大歷十四年

右顔勤禮神道碑顔真卿撰并書序顔温二家之盛云思魯大雅在隋俱仕東宫愍楚彦博同直内史省遊秦彦將皆典祕閣按唐書云温大雅字彦弘弟彦博字大臨弟大有字彦將兄弟義當一體而名大者字彦名彦者字大不應如此葢唐世諸賢名字可疑者多封德彛云名倫房玄齡云名喬高士亷云名儉顔師古云名籀而皆云以字行倫喬儉籀在唐無所諱不知何避而行字余於中書見顔氏裔孫有獻其家世所藏告身三卷

以求官者其一思魯除儀同制其一勤禮除詹事府主簿制其一師古加正議大夫制思魯制云内史令臣瑀宣者蕭瑀也侍郎臣封德彛奉舍人臣彦將行不應内史令書名而侍郎舍人書字又必不稱臣而書字則德彛彦將皆當為名師古制有尚書左僕射梁國公玄齡右僕射申國公士廉又有吏部尚書君集者侯君集也侍郎纂者楊纂也四人並列於後不應二人書名二人書字也則玄齡士廉亦皆當為名矣又師古與令狐德

棻同制不應德棻書名而師古書字則師古亦當為名也然余家集録有申文獻公瑩兆記是高宗時許敬宗撰云公諱儉字士廉敬宗與士廉同時人而為其家作記必不繆誤則士廉又當為字也然告身書字在理豈安今新唐書雖云房玄齡字喬顔師古字籀以高儉瑩兆記為名則喬籀果為字乎又按元和姓纂封氏蓨人隋通州刺史繡生四子曰德潤德輿德如德彞又云德彞更名倫亦不知果是否唐去今未遠事載文字者未

甚訛舛殘缺尚可考求而紛亂如此故余嘗謂君子之學有所不知雖聖人猶闕其疑以待來者葢慎之至也

右集本

唐顔氏家廟碑　建中元年

右顔氏家廟碑顔真卿撰并書真卿父名惟貞仕至薛王友真卿其第七子也述其祖禰羣從官爵甚詳　右集本

唐顔魯公書殘碑　歲月闕

右顔氏殘碑以家廟碑考之是顔允南碑也家廟碑云

允南歷殿中膳部司封郎中司業金鄉男此碑云肅宗入中京遷司封尋封金鄉縣男又云遷國子司業此碑云二子頻頼頻好為五言詩授校書郎早卒家廟碑亦云頻好五言校書而此碑又云與弟允臧同時臺省則為允南可知不疑惟書頼事家廟碑云侍郎蔣冽賞其判此碑云為崔器所賞小不同爾治平元年寒食日書

右真蹟

又

余謂顔公書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嚴尊重人初見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愛也其見寶於世者不必多然雖多而不猒也故雖其殘缺不忍棄之右集本

唐湖州石記歲月闕

右湖州石記文字殘缺其存者僅可識讀考其所記不可詳也惟其筆畫奇偉非顔魯公不能書也公忠義之節明若日月而堅若金石自可以光後世傳無窮不待其書然後不朽然公所至必有遺蹟故今處處有之唐

人筆蹟見於今者惟公為最多視其鉅書深刻或託於山崖其用意未嘗不為無窮計也葢亦有趣好所樂爾其在湖州所書為世所傳者惟干禄字放生池碑尚多見於人家而干禄字書乃楊漢公摹本其真本以訛缺遂不復傳獨余集録有之惟好古之士知前人用意之深則其堙沉磨滅之餘尤為可惜者也 右集本

唐顏魯公帖 歲月闕

右蔡明遠帖寒食帖附皆顏魯公書魯公後帖流俗多

傳謂之寒食帖集本無此十三字其集本有後字印文曰忠孝之家者錢文僖公自號也希聖錢公字也又曰化鶴之系者丁崖相印也潤州觀察使者錢惟濟也右真蹟

唐顔魯公二十二字帖歲月闕

斯人忠義出於天性故其字畫剛勁獨立不襲前蹟挺然奇偉有似其為人右真蹟

唐顔魯公法帖虞世南帖附 歲月闕

右顔真卿書二帖并虞世南一帖合為一卷顔帖為刑

部尚書時乞米於李大夫云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罄乏實用憂煎葢其貧如此此本墨蹟在子亡友王子野家子野出於相家而清苦甚於寒士嘗模帖刻石以遺朋友故人云魯公為尚書其貧如此吾徒安得不思守約世南書七十八字尤可愛在智永千字文後今附於此右集本

唐元次山銘歲月闕

右元次山銘顏真卿撰并書唐自太宗致治之盛幾乎

三代之隆而惟文章獨不能革五國（二字集本作陳隋）之弊既久而（集本有其字）後韓柳之徒出盪習俗難變而文章變體（集本作之）又難也次山當開元天寶時獨作古文其筆力雄健意氣超拔不減韓之徒也（十二字集本作雖少雄健而意氣不俗亦）可謂特立之士哉（右真蹟）

唐呂諲表（上元二年）

右呂諲表元結撰顔戒奢八分書景祐三年余謫夷陵過荆南謁呂公祠堂見此碑立廡下碑無趺石埋地中

勢若將踣惜其文翰遂得斯本而入于地處字多缺滅令世傳元子文編亦有此文以碑考之集本首尾不完中間時時小異當以石本為是然石本亦自多亡缺可不惜哉右集本

又

景祐三年余謫夷陵過荆南謁呂公祠堂見此碑立廡下碑無趺石埋地中勢若將踣惜其文翰遂得斯本而入於地處字多缺滅今世傳元子文編所載首尾不完

中間時時小異當以石本為是集録實不為無益矣然石本亦自多亡缺可不惜哉書者顧戒奢也余得此碑三十年矣暇日因偶題之嘉祐八年五月中旬休日書

右真蹟

唐元結窪罇銘永泰二年

右窪罇銘元結撰瞿令問書次山喜名之士也其所有為惟恐不異於人所以自傳於後世者亦惟恐不奇而無以動人之耳目也視其辭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誠

恥於無鬬然不如是集本有人字之汲汲也右真蹟

唐元結陽華巖銘永泰二年

右陽華巖銘元結撰瞿令問書元結好奇之士也其所居山水必自名之惟恐不奇而其文章用意亦然而氣力不足故少遒韻集本無此九字君子之欲著于不朽者有諸其内而見於外者必得於自然顔子蕭然卧於陋巷人莫見其所為而名髙萬世所謂得之自然集本有者字也結之汲汲於後世之名亦已勞矣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

六日書 右真蹟

唐元結峿臺銘 大歷二年

右斯人之作非好古者不知為可愛也然來者安知無同好也耶 右真蹟

唐張中丞傳 歲月闕

右張中丞傳李翰撰嗚呼 集本無此二字 張廵許遠之事壯矣秉筆之士皆喜為之稱述也然以翰所記考唐書列傳及韓退之所書皆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為踈略雖云史

家當記大節然其大小數百戰屢敗賊兵其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滅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為太繁然廣記備言所以備史官之采也右真蹟

唐李陽冰城隍神記 乾元二年

右城隍神記唐李陽冰撰并書陽冰為縉雲令遭旱禱雨約以七日不雨將焚其祠既而雨遂徙廟于西山陽冰所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然今非止吳越

天下皆有而縣則少也右集本

唐李陽氷忘歸臺銘乾元二年

右忘歸臺銘唐李陽冰撰并書銘及孔子廟城隍神記三碑並在縉雲其篆刻比陽氷平生所篆最細瘦世言此三石皆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爾然時有數字筆畫特偉勁者乃真蹟也右集本

唐縉雲孔子廟記上元二年

右縉雲孔子廟記李陽冰撰并書孔子廟像之制前史

不載開元八年國子司業郭瓘奏云先聖孔宣父以先師顔子配其像為立侍配享宜坐弟子十哲雖得列像而不在祀享之位按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猶從祀十哲請列享在何休等上於是詔十哲皆為坐像據陽冰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葢獨顔回配坐而閔損等九人為立像矣陽冰脩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 右集本

唐裴虬怡亭銘 永泰元年

右怡亭在武昌江水中小島上武昌人謂其地為吳王散花灘亭裴鶠造李陽冰名而篆之裴虬銘李莒八分書刻於島石四十六字集本作怡亭銘李陽冰篆裴虬撰李莒書銘在武昌江水中有小島亭在其上人謂其地為吳王散花灘銘刻于島石常為江水所沒故世亦罕傳鶠集本以鶠字作亭裴公作不知何人虬代宗時集本有為字道州刺史韓愈集本作退之為其子復墓志云虬為諫議大夫有寵代宗朝屢諫諍數命以官多辭不拜然唐史不見其事李莒華弟也治平二年正月十日孟春薦饗攝事致齋中書

東閣書 右真蹟

唐李陽冰庶子泉銘 大歴六年

右庶子泉銘李陽冰撰并書慶歴五年余自河北都轉運使貶滁陽屢至陽冰刻石處未嘗不裴回其下庶子泉昔為流谿今為山僧填為平地起屋于其上問其泉則指一大井示余 集本無此二字 曰此庶子泉也可不惜哉 右真蹟

唐李陽冰阮客舊居詩 歳月闕

右李陽冰阮客舊居詩云阮客身何在僊雲洞口横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阮客者不見其名氏葢縉雲之隱者也彼以遁俗為高而終以無名於後世可謂獲其志矣然聖人有所不取也陽冰欲稱其人而不顯其名字何哉豈阮客見稱於當時而陽冰不慮於後世邪夫士固有顯聞於一時而泯沒於萬世者矣顧其道何如集本作如何也陽冰篆字世傳多矣此磨滅而僅存尤可惜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有六日書右真蹟

唐裴公紀德碣銘 歲月見本文

右裴公紀德碣銘唐越州刺史王密撰國子監丞集賢院學士李陽冰篆裴公儆為明州刺史密代之為作此文其文云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年天下大康海隅小寇結亂甌越因言明州當出兵之衝民物殘敝儆撫綏有惠愛而人思之爾按唐自戊寅武德元年受命至己亥乾元二年乃一百四十二年是時肅宗新起靈武上皇自蜀初還史思明僭號于河北是歲洛陽汝鄭等

州皆陷于賊不得云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也考于史傳又不見其事惟台州賊袁晁攻陷浙東州郡乃寶應元年當云一百四十五年又據容代儆為明州刺史至大歷十四年移湖州則儆容相繼為刺史宜在代宗時然容當時人推次唐年不應有失余友王回深父曰唐自武徳至大歷八年實一百五十六年中間除則天稱周十四年則正得一百四十二年是時天下粗定文人著辭以為大康理亦可通是歲廣州哥舒晃作亂海隅

小寇豈謂此歟余以謂晃之亂唐命江西路嗣恭討平之不當自明州出兵深殳曰然兵家出奇明州海道去廣不遠亦或然也故并著之右集本

又

右裴公紀德碣王密撰裴公名儆代宗時為明州刺史密代之碣文云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載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結亂甌越按唐自武德元年至乾元二年實一百四十二年是時肅宗新起靈武上皇自蜀初還

史思明僭號于河北是歲洛陽汝鄭等州皆陷于賊不得云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考于史傳又不見其事然窓當時人推次唐年不宜有失王回曰大歷八年廣州哥舒晃作亂此所謂海隅小寇者也自武德元年至是歲實一百五十六年中間則天稱周者十四年去之正得一百四十二年矣豈謂此歟以事考驗理宜如此又不知窓意為如何也姑志其語以俟知者嘉祐八年十月三十日書

右真蹟

唐玄靜先生碑 大歷七年

右玄靜先生碑柳識撰張從申書李陽氷篆額唐世工書之士多故以書知名者難自非有以過人者不能也然而張從申以書得名於當時者何也從申每所書碑李陽氷多為之篆額時人必稱為二絶其為世所重如此余以集録古文閲書既多故雖不能書而稍識字法從申所書棄者多矣而時録其一二者以名取之也夫非衆人之所稱任獨見以自信君子於是慎之故特録

之必待知者右真蹟

唐龍興寺四絶碑首大歷八年

右四絶碑首者李陽冰篆法慎律師碑額也在揚州龍興寺唐李華文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律師者淮南愚俗素信重之謂此碑為四絶碑律師非余所知華文與從申書余亦不甚好故獨録此篆爾右集本

唐滑州新驛記大歷九年

右新驛記李陽冰篆碑在今滑州驛中其陰有銘曰斯

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不知之後千年無人當盡於斯嗚呼郡人為吾寶之不知作者為誰然賈躭甞為李騰序說文字源盛稱陽冰此記躭為滑州刺史因見斯記而稱之耳陽冰所書世固多有可愛者不獨斯記也嘉祐八年十二月廿六日書

右真蹟

唐王師乾神道碑 大歷十三年

右王師乾神道碑張從申書余初不甚以為佳但怪唐

人多稱之第録此碑以俟識者前歲在亳社因與秦玠郎中論書玠學書於李西臺建中而西臺之名重於當世余因問玠西臺學何人書云學張從申也問玠識從申書否云未嘗見也因以此碑示之玠大驚曰西臺未能至也以此知世以鑒書為難者誠然也從申所書碑今絶不行於世惟予集録有之者吳季子碑陰記崔圓頌德碑并此纔三爾熙寧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書右真蹟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集古録跋尾

唐徐方回西塘記寶應闕年

右西墉記唐徐方回撰方回云寶應中爲南陽令得崔子玉所作平子銘末二十一字陷于廳之西墉按今西鄂石本末句見在方回所得乃南陽半石之末也今又

亡矣惜哉 右集本

唐禹廟碑 大歷三年 段季展書

崔巨文傳於今者絶少皆不及此碑季展他所書亦不偉於此治平二年上元日書 右真蹟

唐崇徽公主手痕詩 大歷四年

右崇徽公主手痕詩李山甫撰崇徽公主者僕固懐恩女也懐恩在肅宗時先以二女嫁回紇其一嫁毗伽可汗少子後號登里可汗者是也其一不知所嫁何人唐

書懷恩傳及回紇傳皆不載惟懷恩所上書自陳六罪有云二女遠嫁為國和親以此知其又嘗嫁一女爾此所謂崇徽公主者懷恩幼女也懷恩既反引羌渾奴剌為邊患永泰中病死於靈武其從子名臣以千騎降唐大歷四年始以懷恩幼女為（集本有崇徽二字）公主又嫁回紇即此（集本有公主二字）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僧懷素法帖（大歷十二年）

右懷素唐僧字藏真特以草書擅名當時而尤見珍於

今世予嘗謂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書為事業至終老而集本無此字窮年疲敝精神而不以為苦者是真可笑也懷素之徒是已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 右真蹟

唐重摹吳季子墓銘大歷十四年

右吳季子墓銘自前世相傳以為孔子所書據張從紳記云舊石堙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模搨其書以疑

傳然則開元之前自有真本至大厯中蕭定又刋于石則轉相傳模失其真逺矣按孔子平生未嘗至吴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踰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吴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第以其名傳之乆不可遽廢故録之以俟博識君子

右集本

又

右古篆文曰嗚呼有吴延陵季子之墓自前世相傳以

為孔子所書據張從紳疑記云舊石堙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搨本遂傳於世然則開元以前已有刻石矣其後正元中鄭播又為記盧國遷建堂樹碑則今本又非仲容所模者字亦竒偉莫知何人所書按孔子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無過吳之理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簡牘所容惟博物君子必能辨之右真蹟

唐竇叔蒙海濤誌大歷中

右海濤誌竇叔蒙撰其書六篇一曰海濤誌二曰濤歷三曰濤日時四曰濤期五曰朔望體象六曰春秋仲月漲濤解余嚮在揚州得此誌甚愛之張于座右之壁冀於朝夕見也已而夜為風雨所壞其後求之凡十五年而復得斯本以示京師好事者皆云未嘗見也右集本

唐鹽宗神祠記大歷中

右鹽宗神祠記錢義方撰近時有尚書郎張席自言家寓解州為余言安邑解縣兩池鹽事云夏月鹽南風來

池面紫色須臾凝結如雪土人謂之漫生鹽而兩池歲役畦夫數百種鹽公私耗敝而州縣吏緣以為姦利棄漫生鹽不取誣其苦不可食席博學能言漢唐事尤詳為余復言前世鹽皆自生開元中姜師度為河中尹而鹽池涸始置鹽屯故唐格自開元後遂有畦夫營種之課席因上書論鹽漫生之利官遂罷畦夫而公私皆以為然而議者或害其事乃云漫生鹽味苦不可食或云暫結復銷不可畜聽者方惑其事余因讀義方所記乃

云若陰陽調和鬼神驅造不勞人而擅其利與夫鑿泉煮海不相為謀由是知唐世鹽非營種為決可信義方大歷時為榷鹽使余家集録古文不獨為傳記正訛繆亦可為朝廷決疑議也 右集本

唐鴈門王田氏神道碑 代宗時

右唐魏博節度使鴈門郡王田承嗣碑營田副使裴抗撰子緒碑節度判官丘絳撰按唐書列傳承嗣十一子維朝華繹綸綰緒繪純紳縉而緒次當第七此二碑皆

以緒為第六子而無綰自緒而下有繪純紛縉與史不同二碑當時故吏所作必不誤葢史之繆也其文與字皆不嘉故余特録其世次而已右真蹟

唐李憕碑大歷四年

右李憕碑李紓撰新唐書列傳云憕十餘子江涵渢瀛等同被害惟源彭免據李紓載憕子見於碑者實十二人曰右補闕彭汝州刺史深華陰丞渢左驍衛兵曹瀛硤石丞沆洪州别駕澥洛陽尉渭司農主簿汶又云公

之薨也彭從玄宗南狩次公而沒深授任他郡其在洛陽者長子江第三子涵與華陰驍衛又兩少子合六人皆從公殲於虜刃硤石而下與衆孫之在者僅以孩提免如紓所記憕子盡於是矣未嘗有源也紓但言衆孫孩亦不云有未名子也然則源者史家何從而得之據史言源為司農主簿以碑考之源當為汶也又據碑方憕歿於賊也彭深沉澥渭汶六子獲免而史惟云源彭此當以碑為正紓當代宗時為憕作碑自云與憕有通

家之好幼奉升堂之慶宜知懵事不繆也右柒本

唐甘棠館題名歲月見本文

右甘棠館題名自唐德宗貞元以來止於會昌文字多已磨滅惟高元裕韋夏卿所書尚可讀甚矣人之好名也其功德之盛固已書竹帛刻金石以垂不朽矣至於登高遠望行旅往來慨然寓興於一時亦必勒其姓名留於山石非徒徘徊俯仰以自悲其身世亦欲來者想見其風流夏卿所記留連感愴意不淺也如高韋二子

皆當時知名士也史傳載之詳矣昔杜預沉碑漢水謂萬世之後谷或為陵庶幾復出以見於世其為慮深矣然預之功業不待碑而自傳其區區於此者好名之弊也故士或勤一生以自苦或餓死空山之中甚者蹈水火赴刀鋸以就後世之名為莊生所笑者有矣故余於集古每得前世題名未嘗不録者閔夫人之甚好名也

右集本

唐汾陽王廟碑 貞元二年

右郭子儀廟碑高參文其叙子儀功業不甚詳而載破墨姓處木討沙陁處蜜事則唐書列傳無之葢子儀微時所歷集本作立其後遂立大勲宜乎史略不書也然唐書有處密處月朱耶孤注等皆是西突厥薛延陁别部名號余於五代史為李克用求沙陁種類卒不見其本末而參謂處蜜為沙陁不知其何所據也按陳翊子儀家傳亦云討沙陁處墨十二姓與參所書頗同唐書轉蜜為密當以碑為正右真蹟

唐郭忠武公將佐略 貞元十二年

右忠武公將佐略陳翃撰忠武公者郭子儀也翃之所書亦為盛矣猶言得其六七葢其官至宰相者七人為節度使者二十八人尚書丞郎京尹者十人廉察使者五人據翃所得而書者實六十人而顯名於世者葢五十人雖喬琳周智光李懷光僕固懷恩等陷於禍敗然杜鴻漸黄裳李光㢸光進之徒偉然名見於當時而垂稱於後世者亦不為少豈惟得失相當而已哉雖汾陽

功業士多喜附以成名然其亦自有以得之也其忠信之厚固出其天性至於處富貴保功名古人之所難者謀謨之際宜亦得其助也治平甲辰秋社前一日書　右真蹟

唐濟瀆廟祭器銘　貞元十三年

右濟瀆廟祭器銘張洗撰碑云置齋郎六人唐自高宗以後官不勝其濫矣洗之所記乃開元時事州縣祠廟置齋郎六人可知其濫官之弊然史家不能詳載惟於

碑刻偶見其一二雨治平甲辰秋分後一日中書東閣

雨中書 右真蹟

唐神女廟詩 貞元十四年

右神女廟詩李吉甫丘玄素李貽孫敬騫等作余貶夷陵令時嘗泛舟黄牛峽至其祠下又飲蝦蟇碚水覽其江山巉絶窮僻獨恨不得見巫山之奇秀每讀數子之詩愛其辭翰遂録之 一有遂爲 佳玩字 右集本

唐馬實墓誌銘 貞元十四年

右馬寔墓誌銘唐歐陽詹撰并書其文辭不工而字法不俗故録之寔之事迹亦無足紀也右集本

又

詹之文為韓退之所稱遂傳于世然其不幸早死故其傳者不多刻石之文秖有此與福州佛記耳尤可惜也右真蹟

唐石洪鍾山林下集序貞元二十年

右鍾山林下集序者石洪為浮圖總悟作也石洪為處

士而名重當（集本作一）時者以常為韓退之稱道也唐世號處士者為不少矣洪終始無他可稱於人者而至今其名獨在人耳目由韓文盛行於世也而洪之所為與韓道不同而勢不相容也然韓常歎籍湜輩叛已而不絕之也豈諸子駁雜不能入於聖賢之域而韓子（集本有獨字）區區誨誘思援而出於所溺歟此孔孟之用心也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是日上以霖雨不止分命羣臣祈禱余祈於太社既歸而雨遂止其謹記（右真蹟）

唐房太尉遺愛碑陰記 元和六年同是石洪撰附此

石洪文字罕見於後世故特録之 右見綿本拾遺

唐賀蘭夫人墓誌 貞元七年

右賀蘭夫人墓誌唐陸贄撰或云贄書也題曰祕書監陸公夫人墓誌銘而贄自稱姪曾孫此石在常州 一有陸監名齊望 右集本五字

唐陸文學傳 咸通十五年

右陸文學傳鴻漸自撰茶之見前史葢自魏晉以來有

之而後世言茶者必本陸鴻漸葢為茶著書自其始也
至今俚俗賣茶肆中甞置一甆偶人於竈側云此號陸
鴻漸鴻漸以茶自名於世久矣考其傳著書頗多曰君
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
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潮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
夢三卷其多如此豈止茶經而已哉然其他書皆不傳

右集本

唐辨正禪師塔院記 貞元中

右辨正禪師塔院記徐峴書誠能行筆而少意思也往時石曼卿屢稱峴書曼卿多得顏柳筆法其書與峴不類而遠過之不知何故喜峴書也余嘗曼卿在時猶未見峴書但聞其所稱曼卿殁已久始得此書遂録之爾

右真蹟

唐韓愈盤谷詩序貞元中

右送李愿歸盤谷序韓愈撰盤谷在孟州濟源縣貞元中縣令刻石于其側令姓崔其名浹今已磨滅其後書

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當時退之官尚未顯其道未為當世所宗師故但云知名士也然當時送愿者為不少而獨刻此序葢其文章已重於時也以余家集本校之或小不同疑刻石誤集本世已大行刻石乃當時物存之以為佳翫爾其小失不足較也右真蹟

唐韓退之題名元和四年已下七篇皆韓文公撰故不與别碑歲月為叙

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宫石柱上刻之集本有記龍潭遇雷事六字天聖中余為西京留守推官與

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宫裴回柱下而去遂登山頂至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妄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試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模刻于石也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書右真蹟

唐田弘正家廟碑元和八年

右田弘正家廟碑昌黎先生撰余家所藏書萬卷惟昌黎集是余為進士時所有最為舊物自天聖以來古學

漸盛學者多讀韓文而患集本訛舛惟余家本屢更校正時人共傳號為善本及後集録古文得韓文之刻石者如羅池神黄陵廟碑之類以校集本有余家二字集本舛繆猶多若田弘正碑則又尤甚蓋由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集本有今字以碑校集印本與刻石多同當以為正九字集本作初未必誤多為校讎者妄改之乃知文字之傳久而轉失其真者多矣則校讎之際決於取捨不可不慎也

印本云衛訓事嗣朝夕不怠往時用他本改云衛訓

嗣事令碑文云銜訓事嗣與印本同知其妄改也

印本云以降命書用他本改為降以命書令碑文云以降命書與印本同知為妄改也

印本云奉我天明用他本改云奉我王明令碑文云奉我天明與印本同知為妄改也此類甚多略舉三事要知改字當慎也 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 右真蹟

唐韓愈南海神廟碑 元和十五年

右南海神廟碑韓愈撰陳諫書以余家舊藏集本校之

皆同惟集本云蜿蜿蜒蜒而碑為（集本作云）蜿蜿虵虵小異當以碑為正今世所行昌黎集類多訛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此刻石人家多有故也其妄意改易者頗多亦賴刻石為正也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唐韓愈羅池廟碑（長慶中）

右羅池廟碑唐尚書吏部侍郎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脩撰沈傳師書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實録長慶二年二月傳師自尚書兵部郎中翰林學士罷

為中書舍人史館脩撰其九月愈自兵部侍郎遷吏部集本有然則據建碑時愈未為吏部沈亦未為舍人字碑言柳侯死後三年廟成明年愈為柳人書羅池事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卒至集本有後三年字愈作碑時當是長慶三年考二君官與此碑亦同但不應在元年正月蓋後人傳模者二十三字集本作則二君官當與此碑同其書元年正月蓋傳模者誤刻之爾今世傳昌黎先生集載此碑文多同惟集本以步有新船為涉荔子丹兮蕉黃蕉下加子二十五字集本作此文與碑多同惟集本云涉有新船而碑以涉為步荔子丹兮蕉子黃碑蕉

當以碑為是而碑云春與猿吟而秋鶴與飛（集本作兮下無子字）則疑碑之誤也嘉祐八年六月二日書（右真蹟）

唐韓愈黄陵廟碑（長慶元年）

右黄陵廟碑韓愈撰沈傳師書昌黎（二字集本作韓）集今大行於世而患本不真余家所藏最號善本世多取以為正然時時得刻石校之猶不勝其舛繆是知刻石之文可貴也不獨為翫好而已黄陵碑以家本校之不同者二十餘事如家本言降小君為夫人而碑云降小水之類

皆當以碑為正也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 右真蹟

唐胡良公碑 長慶三年

右唐胡良公碑韓愈撰良公者名珦韓之門人張籍妻父也今以碑校余家所藏昌黎集本號為最精者文字猶多不同皆當以碑為正茲不復紀碑云珦子逞𨔶巡遇述遷造而集本無巡他流俗所傳本 集本有又字 有云遇或為巡者皆非 集本有也字 當以碑為正治平九年七月晦日書 右真蹟

唐韓文公與顛師書 歲月未詳

右韓文公與顛師書世所罕傳余以集録古文其求之既勤且博七字集本只作其求之博葢乆而後獲其以易集本無此字繫辭為大傳謂著山林與著城郭無異等語宜為退之之言其後書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則非也葢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後移袁州召為國子祭酒遷兵部侍郎乆之始遷吏部而流俗相傳但知為韓吏部爾顛師遺記雖云長慶中立葢并韓書皆國初重刻故繆為附益爾

治平元年三月十三日書 右真蹟

唐高閑草書 歳月未詳

高閑草書審如此則韓子之言為實録矣廬陵歐陽修

右見綿本別集二十三卷

唐武侯碑陰記 開成二年

右武侯碑陰記崔備撰唐劒南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及其將佐題名者二十九人楊嗣復再題及其僚屬又六人并嗣復汝士詩兩首合為一卷唐諸方鎮以辟士相

高故當時布衣韋帶之士或行著鄉閭或名聞場屋者莫不為方鎮所取至登朝廷位將相為時偉人者亦皆出諸侯之幕如元衡所記裴度柳公綽楊嗣復皆相繼去為本朝名將相亦可謂盛矣哉治平元年初伏休假雨中書 右真蹟

唐盧頊禱聰明山記 元和二年

右禱聰明山記盧頊撰乃盧從史禱山神之記也閱從史官屬題名見孔戡與烏重胤俱列于後而感 集本作覽 韓

退之記戡事云戡屢諫從史不聽卒為重胥所縛掩卷歎息者久之嗚呼禍福成敗之理甚明而先事而言則罕見從事至而言則不及矣自古敗亂之國未始不如此也右真蹟

唐侯喜復黄陂記歲月見本文

右復黄陂記唐侯喜撰黄陂在汝州汝州有三十六陂黄陂最大溉田千頃始作于隋記云至貞元辛未刺史盧虔始復之辛未貞元七年也碑元和三年建喜之文

辭嘗爲韓退之所稱而世罕傳者余之所得此碑而已

右集本

又

昌黎先生甚稱侯喜其文罕傳於今余之所見止此一篇爾 右真蹟

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 元和三年

右般舟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子厚所書碑世頗多有

書既非工而字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竊借其名以爲

重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世稱為韓柳者葢流俗之相傳也其為道不同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章每極稱子厚者豈以其名並顯於世不欲有所貶毁以避争名之嫌而其為道不同雖不言顧後世當自知歟不然退之以力排釋老為已任於子厚不得無言也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書 右真蹟

唐南嶽彌陁和尚碑 元和五年

右南嶽彌陁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自唐以來言文章

者惟韓柳柳豈韓之徒哉直韓門之罪人也葢世俗不知其所學之非第以當時輩流言之爾今余又多録其文懼益後人之惑也故書以見余意右集本

唐元稹修桐栢宮碑太和四年

右唐元稹撰文并書其題云修桐栢宮碑又其文以四言為韻語既牽聲韻有述事不能詳者則自為法以解之為文自注非作者之法且碑者石柱爾古者刻石為碑謂之碑銘碑文之類可也後世伐石刻文既非因柱

石不宜謂之碑文然習俗相傳理猶可考今特題云修桐栢宫碑者甚無謂也此在文章誠為小瑕病前人時有忽略然而後之學者不可不知自漢以來墓碑多題云某人之碑者此乃無害葢目此石為某人之墓柱非謂自題其文目也今稹云修桐栢宫碑則於理何稽也

右集本

唐虞城李令去思頌元和四年

右虞城李令去思頌李白撰文王遹篆唐世以書自名

者多而小篆之學不作十（集本）數家自陽冰獨擅後無繼者其前惟有碧落碑而不見名氏遹開元天寶時人在陽冰前而相去不遠（集本有亦工八分四字）然當時不甚知名雖字畫不為工而一時未有及者所書篆字惟有此爾世亦罕傳余以（集本無此字）集録求（集本無此字）之勤且博厪得此爾今世以小篆名家如邵不疑楊南仲章友直問之皆云未嘗見也治平元年二月七日書（右真蹟）

唐陽公舊隱碣（元和中）

右陽公舊隱碣胡証撰黎焆書李靈省篆額唐世篆法自李陽冰後寂然未有顯於當世而能自名家者靈省所書陽公碣筆畫甚可佳既不顯聞於時亦不見於他處以余家所藏之博而見於録者惟此雖未為絶筆亦可惜哉嗚呼士有負其能而不為人所知者可勝道哉

右真蹟

唐于頔神道碑 元和中

右于頔神道碑盧景亮撰其文辭雖不甚雅而書事能

不沒其實㝠之為人如其所書葢篤於信道者也碑云
司馬遷儒之外五家班固儒之外八流其語雖拙葢言
其集本作㝠學不駁雜也然則非徒貶去釋老而已自儒術
之外餘皆不學爾碑又云其弟可封好釋氏㝠每非之
㝠于䫉父也然可封之後不大顯而㝠之後甚盛以此
見釋氏之教信嚮者未必獲福毀貶者未必有禍也碑
言㝠篤於孝悌守節安貧不可動以勢利其所履如此
足以興其後世矣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右真蹟

唐昭懿公主碑元和中

右昭懿公主碑孟簡撰皇甫鏄書公主代宗女也號昇平公主嫁郭氏公主之號自漢以來始有謂天子之女禮不自主婚集本作壻以公主之因以為名爾後世號其國公主者雖實不以國公為主而名猶不失其義唐世始别擇佳名以加之如昇平之類是也已失其本義矣今此碑乃云諱昇平公主字昇平公主集本無此五字斯莫可曉也已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李光進碑 元和中

右李光進碑楊炎撰韓秀實書唐有兩李光進其一光顏之兄其一光弼之兄弟也此碑乃光弼弟也唐史書此兩人事多誤新書各爲傳以附顏弼遂得其正 右集本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一